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九十五回 當冤桶觀察開心 弔膀子張園受辱

只說章秋谷同著陳文仙到了張園，兩個人一同走進安塹第去，四週看了一看，見那些男男女女來吃茶的人倒也很多，男的一個個都是畫扇輕衫，女的一個個都是纖腰皓腕，來來往往的□分熱鬧。秋谷同著陳文現揀一張桌子坐下，泡了一碗茶坐了一回，覺得沒有趣味，便招呼堂信把茶留下。那幾個堂信本來都認得秋谷的，便諾諾連聲的答應，秋谷便同著陳文仙走出來四面閒逛。到了外面覺得空氣清新，神氣為之一爽。秋谷因為自己半年不到這個地方，便抬起頭來細細的四面觀看，只見還是那幾處的亭台樓閣花木池塘，並沒有添出什麼來。秋谷同著陳文仙一面講話，一面慢慢的向前走去，只見板橋幾曲，流水一彎，樹底殘紅，春魂狼藉，枝頭新綠，生意扶疏，已經換了一派初夏的景候。各處走了一回，陳文仙只累得香汗淋漓，微微嬌喘，秋谷見陳文仙有些走不動，便攙著他的手一路走回來。已經日色西沉，歸鴉噪晚，安塹第門外卻馬龍車水的擁擠非常，都是那些堂子裡頭的信人，一個個敷粉塗脂，爭嬌鬥豔。那天上斜陽的光線一絲一縷的直射過來，颯著這些信人頭上的珠翠，便覺得光華飛舞，耀得人眼睛都有些花花綠綠的看不清楚。

秋谷同著文仙正走到安塹第門外將要進去的時候，只見滔滔滾滾的一連來了兩輛馬車。前一輛車內坐著一個四□多歲、方頤大耳、烏須白面的人，看他臉上的氣派好像是個當道貴官的樣兒。只見這個人跳下車來，立在門首且不進來，等著後面一輛馬車過來。馬車裡頭走出一個滿頭珠翠的信人，這個人連忙要上前去攙他，那信人把眉頭一皺，嗔道：「勿要囁，算啥介，耐搭倪先跑進去。」這個人聽了，恭恭敬敬的答應一聲，便依著那信人的話兒先走進去。這個信人在外面略略的站了一站，等著那前面的人已經走了幾步，方才慢慢的走進來。秋谷見了，對著陳文仙道：「這個信人分明就是那濂溪坊的薛金蓮，怎麼對著客人這般模樣？」說著，便同著陳文仙跟在那薛金蓮的後面也走進去。見他走進安塹第四面走了一轉，那男子也跟在後頭，薛金蓮在前走著頭也不回，逕自揀了一張桌子坐下，剛剛緊靠著章秋谷、陳文仙的那張桌兒，正在章秋谷的對面。那個男子見薛金蓮坐了下來，便也想在薛金蓮旁邊坐下。薛金蓮登時變轉臉來，把手在桌上一拍道：「耐勿要坐勒倪搭，坐勒格面去未哉晚。」那男子聽了也不動氣，連忙就走到旁邊一張桌子上坐下。

堂信泡上茶來，那個男子又跑到薛金蓮面前，問他要吃什麼點心不要。薛金蓮皺著眉頭道：「耐格人總歸實梗鴨矢臭，一日到晚吵勿清爽，吵得倪頭腦子也漲殺快。」

那男子聽了，便又跑到那邊坐了，還只顧目不轉睛，看著薛金蓮的臉兒。

這些情形都被秋谷、陳文仙看在眼裡，文仙悄悄的對秋谷說道：「耐看格個曲辮子曲得來。」秋谷看了薛金蓮看待客人這般模樣，心上很覺得有些憤憤不平，便對陳文仙說道：「天下真有這般的奇事，做嫖客出了錢到堂子裡頭去頑，原是要尋開心的，都照著這個寶貝的樣兒，那就是自尋苦惱了。最可怪的，信人們吃這碗飯原不過是為兩個錢，怎麼薛金蓮的看待客人竟是這般模樣，豈不是笑話麼？」陳文仙道：「他怠慢他自己的客人，與我們什麼相干，何必去管他的閒事。」秋谷道：「那個去管他們的閒事，不過我在旁邊看著，心上氣憤不過，這般講講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一個信人從秋谷後面轉將過來，豐態揚揚，妝梳雅淡，山眉水眼，霧鬢風鬟，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走去，忽然回過頭來把秋谷看了一眼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阿呀，二少晚，啥辰光來格呀。」秋谷聽了連忙仔細看時，認得他不是別人，就是辛修甫的相好西安坊龍蟾珠，連忙微微笑的立起身來，招呼他坐下。龍蟾珠又回過頭來和陳文仙打了一個招呼，方才就向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下。龍蟾珠向來因為章秋谷是辛修甫最知己的朋友，每逢秋谷同著辛修甫到他院中的時候，龍蟾珠應酬秋谷格外盡心。秋谷在朋友的一班相好中間，最賞識的就是龍蟾珠。說他沉靜過人，丰姿出眾。如今龍蟾珠殷勤勤的和他講話，便也隨意應酬了幾句，又問他這幾天可見辛修甫？龍蟾珠道：「辛老有一禮拜勿到倪搭來哉，耐看見仔俚，請俚到倪搭來。」秋谷隨口答應了一聲。龍蟾珠又道：「二少，耐格貴相知，今年才調仔頭哉，一個來浪久安里，一個勒浪迎春坊，看見仔倪一連勒浪問耐呀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如今還有什麼相好，你說的是什麼人？」龍蟾珠笑道：「陸麗娟搭仔梁綠珠，勿是耐格相好，是啥人格相好呀？」秋谷道：「那算不得相好，不過應酬朋友，隨便叫幾個局罷了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得陳文仙在對面咳嗽一聲，秋谷不知道什麼事情，連忙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陳文仙把嘴往那邊一指，秋谷順著他指的一方面看過去。只見那邊台上的薛金蓮對著自己目不轉睛的只顧呆看，兩隻眼睛水汪汪的，腮邊頰上早現出兩朵紅云。秋谷見了，知道他在那裡弔自己的膀子，但方才見他待那回來的客人那般怠慢，覺得自己也是個嫖客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心上很有些恨他，憑著他在那裡弄眉擠眼的賣弄風情，只當作沒有看見的一般，由著他一個人去做作。陳文仙和龍蟾珠看了，把手巾掩著嘴，格格的笑。龍蟾珠忽地對著秋谷悄悄的把手往對面一指，低聲問道：「耐阿認得俚呀？」秋谷也低低的說道：「濂溪坊的薛金蓮。」龍蟾珠搖一搖頭道：「倪勿是說俚呀，格個坐勒薛金蓮左首格客人，耐阿認得俚，搭辛老一淘格朋友呀。」秋谷搖頭道：「修甫的朋友我一個個都認得的，卻從沒有見過他，或者是修甫近來結交的朋友也未可知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個壽頭碼子的客人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？在下做書的就是不說出來，看官們也一定知道，自然就是那位廣東來的陶觀察了。

當下龍蟾珠又把薛金蓮和陶觀察兩下事情細細的和章秋谷低說一遍，章秋谷聽了越發心上有些不伏，看著對面的薛金蓮眉花眼笑，把眼風只顧望著秋谷溜來。秋谷只是洋洋不睬，不去理他，卻故意對著陳文仙、龍蟾珠兩個人大聲說道：「我最恨的是那班野雞妓女出身的信人，憑你怎樣的花運亨通，香名鼎盛，那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，總還都帶著野雞妓女的下賤樣兒。他自己雖然不覺，旁人的眼睛卻看得很清楚。」幾句話把陳文仙和龍蟾珠說得都格格的笑起來，明曉得是有人罵薛金蓮的。薛金蓮正在那裡弔膀子弔得出神，忽然聽了章秋谷這般的一番說話，一句一字好像是有心罵他，鼻他的痛癢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只氣得他目瞪口呆，心窩冰冷，一天的高興都不知那裡去了。賭氣立起身來往外便走，陶觀察見了，連忙也跟了出來，兩個人上了馬車，一直回到濂溪坊去。薛金蓮碰了章秋谷一個大大的釘子，無可奈何，便把陶觀察來出他的氣。只說出去坐了一趟馬車有些頭痛，埋怨著陶觀察道：「倪原說格兩日子探仔牌子勿出去哉，耐定規拖牢仔倪一淘出去，故歇害得別人家頭腦子裡向痛煞快。」陶觀察見他生氣，那敢多嘴，只低聲下聲的安慰他。

看官，你道薛金蓮為什麼平空除了牌子不做生意？原來薛金蓮和那鄭小麻子兩個人攪在一起，攪得火一般的熱，盟山誓海的說要嫁他，好在金蓮的娘是親生娘，薛金蓮總算是自家身體，做了五六年野雞，升了書寓；又做了兩年，倒也和他掙了不少的錢。金蓮一年以前早已和他的娘說明，將來嫁人不要他的身價。如今見金蓮要嫁人，也不好一定怎樣的阻格他，心上卻嫌著鄭小麻子是個窮光蛋，便和薛金蓮說明了不要身價，只要鄭小麻子自己拿出一千銀子來，做院中的下腳開銷，犒賞經費。薛金蓮聽了，明曉得鄭小麻子是一個大錢沒有的寶貝，平日的零用都是自己給他的，那裡拿得出這一千銀子？自己雖然有錢，究竟一千銀子數目大子，白花花的花出來，也覺得有些心痛。想了一回，便想出一個主意來，立刻叫娘媾金珠到泰安棧去請陶觀察，請他即刻就來。陶觀察聽得薛金蓮忽然來請他過去，好似奉著九重綸綽的一般，連忙飛一般的趕過去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，空留金谷之春；流水無情，不逐胡麻之飯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文再表。

